

他来时的惊涛骇浪

闻人可轻
著

他收养战友遗孤；
他被世人误解纨绔又执拗；
没关系啊，反正人生就是如此枯燥。

可是最后啊，遇到了懂他的人，
终于看见大海和鲜花。



又名《建京首少啪啪打脸初恋史》

独立地质学女博士 vs 外糙心细极限运动 BOSS

狭路相逢扭头走
what？说好的甜蜜爱情

初遇春见，白路舟烦死了

挖石头的？没情趣！
她是犟驴吗！
你果然一点都不可爱

不久，腻歪的糙汉宠起人来，
简直没眼看！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他来

闻人可轻
著

惊涛骇浪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他来时惊涛骇浪 / 闻人可轻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9. 3

ISBN 978-7-5511-1967-2

I. ①他… II. ①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35184号

书 名: 他来时惊涛骇浪

著 者: 闻人可轻

统筹策划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欧雅婷 杨吉晨

责任编辑: 郝卫国 张凤奇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装帧设计: 刘 艳 西 楼

封面绘制: 小黑牙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9.125

字 数: 237千字

版 次: 2019年3月第1版

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967-2

定 价: 36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前言
Qian yan

Ta laishi
jingtaohailang

没想到十月份的长沙会这么冷。

已经需要把秋衣扎进秋裤里，秋裤扎进袜子里了。

跟我北方的朋友说了这个情况后，对方向我发来一个鄙视的表情，然后毫不留情地拆穿了我。

是的，对于冬天都要露脚脖子的人来说，穿秋裤？不存在的！

这话要是被我妈听到了，那肯定免不了又是一顿叨叨，最后说不定还会不欢而散。

毕竟我和我妈长久以来相处的新鲜期只有三天，这可能还是保守估算的。

在我们成长、变老的过程中，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同一件事，那就是被妈嫌弃。

她总是在你没回家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问你，什么时候回去？等你真的回去了，你在她心里就充满了各种槽点，什么熬夜熬到大半夜，睡觉睡到大中午，抱着个手机恨不得头都要伸进去……



但她是爱你的，这不用怀疑。

这个故事，女主也有这样一个妈，不过这个妈比较厉害，她嫌弃的是女主赚钱赚得不够多。

她的口头禅是，你读书读到博士有什么用。

我真的是相当心疼女主了……

那女主是怎么回她妈妈的呢，嗯，翻开书看就知道了。

老实说，写这个故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，因为女主是个地质学博士，并且文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了地质学专业需要的知识。我之前都是学文的（地质学不等于地理学，它属于理科），尽管写之前查了很多资料，不过我估计不严谨的地方还是存在，欢迎指正，并感谢包容。

并不是完美的两个人，或者说一群人，在那个世界里完成着各自的人生。

每个人生活得都很艰难，有些是因为物质，有些是因为情感，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，都曾在桎梏中挣扎。

经历一番风雨之后，天终归是晴了。

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圆满，但笔力有限，写到最后是无奈的，画上句号的时候，有很多东西，似乎还没有表达完。

到了该结束的时候，还是要停下敲键盘的动作，接下来的就交给他们自己吧。

最后说点废话，本故事属于现代架空文，文中出现的所有地名、学校，以及国道、高速等因素，统统只是为了故事需要，若不是明确属于现实的，请不要代入现实。

感谢阅读。

祝，万事遂心。

闻人可轻

001 引子

004 Chapter 01/ 初见
第一次看到证件照比本人好看的

018 Chapter 02/ 应江
东岸的幸福，西岸的不幸

032 Chapter 03/ 再见
哦，是你啊

047 Chapter 04/ 欠钱
我缺这点钱？

062 Chapter 05/ 相信
你想要的我都能做到

073 Chapter 06/ 偷亲
嗯，果然很软

086 Chapter 07/ 见心
你很好，真的很好

100 Chapter 08/ 生气
你觉得你命大，死不了？

114 Chapter 09/ 选择
选喜欢我还是选喜欢我？

130 Chapter 10/ 答案
紧张我，还说不喜欢我？

目录

contents



目录

contents

- 141 Chapter 11/ 心事
想见你
- 155 Chapter 12/ 情绪
你既然管了我，就要管到底
- 169 Chapter 13/ 滚烫
我见过你，好多年前
- 183 Chapter 14/ 约会
想和你做所有幼稚的事情
- 195 Chapter 15/ 崩塌
那里可能有我的爱人
- 207 Chapter 16/ 发烫
拿命去疼她、爱她
- 217 Chapter 17/ 明媚
吃了我煮的面，就得是我的人了
- 230 Chapter 18/ 释怀
我只是想让您别再欺负我的蠢蛋了
- 264 Chapter 19/ 永远
我买不起钻戒，但是，你能娶我吗？
- 280 番外 / 撒糖日常





引子
Yin zi

Talaishu
jingtaohailang

十月初。

在去九方山的路上，张化霖教授给《欧若拉》起了个头，野外小组的成员齐齐迎合，这会儿正唱道：“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……”

“嗡——”

春见裤兜里的手机一振，来了一条信息，发送者司伽，内容只有三个字：分手吧。

后面跟了一条：我们性格不合适。

性格不合适，在春见看来是最简单有效、无可辩驳的分手理由，适用于所有终将破裂的关系。

春见预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劝他，好歹熬过年关应付完七大姑八大姨，开春之后，别说是分手，就算让她分脚，她也分。

对话框刚打开，输入法都没来得及选择，手机又“嗡”的一声振了起来，这次干脆来了电话，屏幕上闪着俩字：春生。

春见接起，语气不重却将不耐烦明明白白地亮出去，单字一个：“说。”



对方迫不及待地哭号：“姐，救我，我在咱家旁边的那个‘来上网吧’被扣了，这次不要398，不要298，只要……”

春见嫌聒噪，没等他说完，便挂了电话。

《欧若拉》唱到尾声，张教授做了个手势，示意大家原地休息。

春见挨着刘玥坐下，在微信好友列表里找到“来上网吧”的老板，留芳。

她发了段语音过去，问留芳，春生这次又欠了多少钱。

留芳懒得多说，甩了个“250块”过来。

春见打开微信转账功能，给她发了251块，并留言：多那一块，帮帮忙，好歹把春生揍到至少一周下不来床，或者直接往死里打也没关系。

留芳回：一块钱还让我做这么多事，你是觉得我傻啊，还是闲啊？还有，你爸昨天在我这里赊了一百注双色球，200块，麻烦你一并给结了。

春见问：中奖了？

留芳回：呵。

“呵”的意思是我想多了。

春见了然，跟着回了个“呵”，并告诉她：春来的事我不管，你想上家里搬东西就搬东西，该报警抓人就报警抓人。

然后，她关掉手机，连继续劝说司伽别忙着分手的兴趣都没了。

刘玥递来零食包，春见水土不服已经两天没正经吃东西了，她选了一颗话梅，刚塞进嘴巴，胃里一酸，接着翻江倒海地呕了半天却什么都没呕出来。

张教授正在跟几个男生讲他年轻时独自穿越无人区的光荣事迹，听到那么一个不和谐的声音，凭直觉以为是有人在公然挑衅他的权威，下意识地 toward 春见投去一个不太友善的目光，问：“怎么，加入人类繁衍大军了？”

春见一只手捂着肚子，一只手冲他摆了摆：“不可能，除非人类已经实现无性繁殖。”

张教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，脑回路也奇特：“你们这些女生啊，别整天嘴上说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实际上路边草又够不着，嫁不出去怪母校，母校又不是月老。遇到差不多的，就别挑了。”

围在张教授身边的人频频点头，非常赞同他的观点。话头到了这里，春见收回目光，联想到司伽的分手短信，已经过去十分钟，这个时间长度有点尴尬，她琢磨着是回呢还是不回呢？

俩人在一起两年，一个学校，正经约会愣是不到五次，每一次的时间还不够买杯奶茶，然后心平气和地坐下一起喝完，甚至确定关系的时间两人连手都没正经牵过。

也的确是委屈人家男生了。

能忍到现在才提分手，司伽绝对算得上是个暖男，所以不能继续耽误和祸害人家。

司伽要分手就分吧。

春见从来都不是个纠结的人，得了结论后，决定过年还是独自去面对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。

于是，她打开手机，在通讯簿里找到司伽，盯着看了一眼，删了。





★
初见
Chapter 01

第一次看到
证件照比本人好看的

“不许动！”

声音是从春见斜后方大概4点钟方向传来的，朗润、清亮、掷地有声。

今天出野外的四个学生中，除了春见，其他三个都是男生。

闻言，习铮将夹在左指间的烟塞进嘴里叼着，丢掉右手中的地质锤，然后和另外两人一样举起双手。

手还没举过头顶，身后那人一阵风似的冲过来一把扯掉习铮嘴角的烟，然后飞起一脚踹过去，习铮一个踉跄差点倒地。猩红的烟嘴辗转到了那人大拇指和食指之间，被用力一捻，“吡”的一声，灭了。

那人的怒气不加掩饰，大声呵斥了起来：“谁允许你们进林区的？‘严禁烟火’四个字看不到啊，还是不认识？”

余光瞥过去，春见从他背后将他自上而下打量了一番：红色作训防火帽，红色作训防火服，红色作训防火裤，高帮迷彩军靴，上衣在腰间处被扎进了腰带，宽肩窄腰大长腿一目了然。

身材不错。春见在心里评价。

习铮站定后，嘿嘿一笑，预备讨好：“警官……”

那人往后一退，不讲客气：“少跟我来这套！”然后抽出腰间的对讲机，对着说了句，“抓到个抽烟的，赶紧过来。”

另外两位同学见势不对，赶紧帮着习铮解围：“警官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建京大学的学生，来九方山实地考察，我们这位同学一时犯浑，下次保证不敢了。”

“下次？”那人将已经熄灭的烟头夹在指间，手背朝外，举起来，“你们知不知道，这样一个小小的烟头，就有可能毁掉你们脚下的整片森林，到时候谁来救火，你，你，你？”然后扭头问春见，“还是你？”

戴着口罩的脸，露出了单薄的眼皮以及锋利的视线，两人对视上，他喉结一滚，否定春见：“你就算了。”

什么叫“你就算了”，春见不服气。

习铮一急，招呼大家将证件拿出来，堆在一起递过去：“你看，我们真是建大的学生。”言外之意，绝对不是来捣乱的，抽烟只是无心之过。

“哟——”那人将最上面那本学生证翻开，漫不经心地说，“还博士研究生啊！”

春见瞥了一眼，那是她的。

忽然，那人抬头，扫了一眼春见，又低头看了看学生证，来回对比一番后，眼神一改之前，露出几分不加掩饰的轻佻，评价：“第一次看到证件照比本人好看的，P了吧？”

“不是，”春见往前走了两小步，回答得客观，“那会儿还小，不到18岁。”

那人嗤笑一声，将春见的学生证举起来在空中左右晃了晃：“我管你们是18岁还是28岁，被我抓住，结果都一样，走一趟吧。”

“别啊，我们来林区是得到许可的，不信你问……”习铮左右找了一圈，“张教授人呢？”

正说着，另一道红色身影从十米外的地方走过来，人还没到，就冲这边喊了一嗓子：“白路舟，那是建京大学的学生，他们教授跟中队长打过招呼了，你干什么呀。”

白路舟偏头，目光还定在四人身上，不冷不热地反问：“建大怎么了，学生就能在林区抽烟？”

来人从白路舟身后斜坡上跳下来，稳稳落地，站直后咧嘴一笑，白的是牙，黑的是脸：“我们中队长说了，地质工作辛苦，你们有需要的话随时招呼一声。”又补充，“林区禁火这是规定，下不为例。”

习铮有些不好意思，连连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，一定改，一定改。”

白路舟将学生证还给习铮，抬起眼皮白了他一眼：“你最好别再被我抓住。”

留下春见的学生证单独还给她，他目光落在春见衣领下露出一小截儿细白脖颈上，喉咙一紧：“18岁？可是看着不像你啊，还是P了吧。”

春见：“……”

“行，那咱不耽误你们工作了。林区晚上气温低，你们别待太久，注意安全。”后来的人说完就扯着白路舟离开。

那人一转身就把白路舟脸上的口罩给他扯了：“你小子能不见到个母的就发情吗？”

白路舟薄唇一勾，一副不屑的样子：“你哪只眼看到老子发情了？就那女的？”

“那女的怎么了？人家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长得沉……沉鱼……”那人扯不下去了，“关键不是人家姑娘长得怎么样，而是你，你是没看到自己那轻佻的眼神，猥琐的……”对上白路舟的目光，哑然了。

“说，继续说啊。”

那人嘿嘿一笑：“好了好了，我也就话赶话赶到这儿了。但你冲他

们发的火是不是有点过了？”

白路舟露出个难以置信的眼神，质疑：“过了？何止，你和稀泥和上瘾了？抽烟那小子就是故意的，我从他们进林区就跟着了，一路上那么多提示牌，他瞎啊！”

何止“啧”了一声：“你冲动啥嘛。人就是个小年轻，再说我们是以教育为主，又不能真对他们做什么。”

白路舟对何止失望至极：“你哪只眼睛看到他年轻了？脸上的褶子比我家老头子都多。这种人就不能姑息，三年前的事，我忘不了，你能忘？”

何止继续安抚，并转移重点：“是是是，他不年轻，他就是一霜打茄子蔫了吧唧，你较什么真儿？”接着开起了玩笑，“说好休假带我飞的，去哪儿？是九西温泉村，还是方北洗脚城？”

白路舟嫌弃：“边儿去，烦着呢！”

林地稍微开阔的地方停着一辆深绿色的森林巡逻车，白路舟大步走过去，翻身进了驾驶室，何止紧跟其后，没完没了地追问：“烦啥？咱支队斜对面卖干货的那个老板娘又跟过来半夜爬你床了？好事啊！你看你当兵三年，退伍后闺女、媳妇都有了，你爹指不定得乐成什么样呢！”

“滚犊子，你不扯这事儿我中午还能多吃点儿。”白路舟回味了他后面的话，又说，“乐？那你是不知道我们家老头儿的德行。我有闺女这件事要是被他知道，铁定得废一条腿，可能还不止。”

“敢情闹了半天，白辛的事，你家还不知道？”

白路舟抬眼，阳光从云杉空隙照进来，洒在他轮廓英挺的侧脸上。风雨砥砺的三年，磨掉了他身上曾经旗帜鲜明的荒唐和浪荡，但与生俱来的张狂和飞扬却日益剧增并不加掩饰地显露在面上。

白路舟看了一眼前方的路，回了句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怎么打算的啊？”何止问。

“打算回去补个觉先。”反正天塌了有比他更高的人顶着。

没答到点子上，何止眉头一皱，左边缺了一半的眉毛像条没了尾巴的虫子，取而代之的是丑陋却光荣的烧疤，沿着眼眶几乎攀附到耳根。

“我问的是……”

白路舟打断：“什么也别问，老子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。”

进入防火期后，白路舟和其他两个分队的战友驻扎在九方山林区已经快一个月，艰苦、枯燥，与世隔绝。

巡逻车还没开进营地就听到里面的吆喝声。

好像有人在表演什么。

何止将头伸出窗外，看得眼睛一亮，不等白路舟将车停稳，他就先跳了下去，跑过去一头扎进人堆里。

白路舟本来也想过去看看大家在搞什么活动，却在下车锁门的时候被人给叫走了。

营地指挥中心。

中队长背着手交了几句话后，揣着水杯出去了。副中队长这才扭头看了他一眼，还没开口，白路舟就自己跑过去，从桌子上的箱子里掏出一瓶矿泉水，拧开仰头直接往嘴里灌。

“没规矩。”成安白了他一眼，“跟你说个事，过两天六分队和七分队的来学习，你到时候去做个演讲。”

巡逻一夜，大概是疲惫极了，白路舟这会儿只想回宿舍躺下，把剩下半瓶子水往桌子上一摔，简单粗暴地来了句：“不干。”

成安没想到他能拒绝得这么干脆，反手就是一巴掌却没拍到实处：

“干不干不是你说了算，你是分队长你不干你让谁干？”

白路舟也来了脾气：“怎么就不是我说了算？执勤、巡逻、出任务那都是职责所在，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。但这种虚头巴脑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你给别的分队，我没兴趣！还有事没？没了，我补觉去。”

成安被气得一口老血上不来，梗着脖子让他滚。白路舟却爽得恨不得在他面前跳着回去。

进帐篷前，白路舟不经意地往回来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脑海里闪过那个戴着渔夫帽、穿着冲锋衣并且灰头土脸的女人，嘴里不自觉就“喊”了一声。

那学生证上的照片他以前是见过的，大概是十年前，他刚读高一。

在建京一中的优秀毕业生展示栏里，作为当年建京的高考理科状元，那张照片在玻璃橱窗中挂了整整一年。

之所以印象深刻，是因为那张照片颠覆了白路舟以往对于学霸长相的认知，当时的混世魔王白路舟指着那张照片戏谑了一句：这个学霸，长得还行。

命运流转，世界不算大，十年后再见，没想到当年风光一时的学霸长成了这副鬼样子，而那时浪得风生水起的白路舟，现在……

算了，他不想总结自己。

一周后。

南方还是花团锦簇、绿茵不休的季节，九方山却已经率先下了全国的第一场雪。

习铮来敲门，床头闹钟正好开始响，春见的作息非常规律并且严格遵守，睁眼之后她绝对不会在床上多赖一秒钟，无论冬夏。

高山系列的登山鞋，鞋底加了钢板，既防滑又防刺穿，踏在门外粗粝的水泥地上发出强有力的冲击声，由近及远，渐渐模糊，又突然清晰。

叩门声再度响起。

“今天下雪了，你多穿点儿。”

春见伸进冲锋衣的胳膊顿住，回：“好。”然后将胳膊从袖子里退出来，弯腰打开行李箱，拣了件深色毛衣给自己套上。

在考虑先洗脸刷牙再穿外套，还是先穿了外套再去洗脸刷牙之间，春见犹豫了两秒钟，最后选择了后者。

薄荷味的牙膏直接挤在刷头塞进嘴里叼着，她拿起牙缸一把将房门打开，远处寒山沉沉，九方山嘶鸣的风声裹着鹅毛大雪翻卷而来，吹飞了春见绑得不太紧的头发。

春见冻得“嘶”了一声，回头又给自己加了件衣服。

天还没彻底亮，提供他们住宿的民宅院子里烧了一堆柴火，几个同学围着取暖，张教授坐在其中，话头正说到那年在青海探矿。

“可比这儿冷多了，”张化霖端着茶杯，抿了一口，“那雪一下，我们被困在山里足足一个月出不来。”

有同学好奇：“那你们吃什么啊？”

“压缩饼干、罐头通通吃完，粮尽弹绝到差点就要啃树皮了。最困难的还是我们当中有人病了没法医治。哎，你们现在条件好了，以前的地质人，苦得很，有点成就的，那一字一行都是用脚走出来的。有些人啊，一辈子都在路上，甚至可能最后都没走回来。”

半生风雪与荣光，以前经历过的山川河流，现在都变成了脚下厚厚的茧子，悲壮却无人知晓。

春见听得心里一阵发紧，跟着蹲下去，伸出手在火堆边取暖。

手掌很薄，火光中，能看到手背上清晰分布的血管。

张教授的话题突然结束，他环顾一圈，问道：“今天还有小组出野外吗？”

春见举手：“计划是今天去四方池火山口采样。”

“习铮那队？”张教授问。

春见点头。

“换个时间吧，这雪下成这样，不安全。”

“时间不能换。”习铮踩着雪过来，鼻梁上架着的那副黑框眼镜，